



社會小說 八集

繪圖 最近女界現形記

南浦蕙珠女士著

上海新小說社印行

女界現形記八集

編輯者 南浦慧珠女士

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

目次

第一回

王公子爲色傷身

慧小珠指槐罵柳

第二回

七千里電報遙傳

三兩言春魂頓死

第三回

慧小珠借題罵妬婦

吳仙球設計試貞姬

第四回

蕩婦狡童鴛鴦同命

溫香輓玉公子痴心

女界現形記八集

編輯者 南浦慧珠女士

校字者 春江香夢詞人

第一回 王公子爲色傷身 慧小珠指槐罵柳

案。福。天。星。正。待。和。小。珠。答。話。只。聽。得。仙。球。和。小。玉。一。路。說。着。笑。着。遠。遠。的。在。那。裡。走。來。天。星。只。怕。仙。球。疑。心。因。此。便。板。着。臉。一。團。正。氣。眼。也。不。向。小。珠。一。睜。只。顧。把。十。三。妹。妹。花。譜。來。看。（僞君子）須臾仙球小玉携着手一答兒來。已至面前。（愛情達於極度 只有拈酸而結怨者未聞因酸而結緣者此書往往有出於人意之外者所以反覆讀之其味深長也）仙球道。弟弟。你。瞧。的。什。麼。書。天。星。笑。道。羣。芳。譜。仙。球。子。細。一。瞧。道。阿。約。這。箇。你。瞧。不。的。快。放。過。了。別。瞧。罷。說。着。對。小。玉。道。這。一。定。是。你。給。他。瞧。的。了。小。玉。沉。吟。道。這。箇。也。不。要。緊。呢。瞧。瞧。怕。什。麼。仙。球。急。道。噯。你。知。道。他。是。誰。哇。小。玉。笑。道。姓。福。的。

舅爺哇。但是我記的娘。不是姓福呀。仙球躁足道。我不好罵你的。你真正昏煞了哩。海兒。你也該知道的。仔細的哩。小玉呆了良久。說不出話來。仙球紅了臉。何致於如此。其中必有別情。道。噯。我說出來。你定要氣苦。不說呢。我實在忍不的你。既然和他那麼那麼的玩出神來了。難道也沒問問他。究竟是誰呢。真是笑話。賽過我們上海。花烟間。妓之最下流者。若論其價值。一度春風。青蚨二百。那裡的一流了。不是我嘔苦你。比着花烟間的。還不如哩。只好算餛飩。阿玉。瓦片餅。王二姐一等的貨色。哇。案餛飩。阿寶在上海大南門外。僅須花一十六個大錢。請吃餛飩二十隻。當時餛飩價每個錢八毫。便可真個銷魂矣。此十年前事也。據說阿寶貌極佳。腳極小。故衣冠中人頗有樂與之狎者。王二姐不甚可攷。或云江北車夫某甲之婦也。大約只須花三文錢之營生也。瓦片餅。蓋三個錢一塊也。余不甚悉。不敢武斷。

若然則阿寶猶有身價者矣。天星却也知道這餛飩阿寶之歷史。心裏想道。仙球。你也忒嘔苦人了。好在小玉却不知的。并且花煙間也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小玉雖蘇人實產自滇南長於西蜀者故不知也。後文小玉小歷史載焉。）因此也深自責備道。阿約約。我真的糊塗的。沒着腳處了。我頭裏問却問過他的。他說姓福。不是我自己。說出不怕羞死的話。其實一見了他這等風流飄逸。就想起了諸夏三郎。來把他的形容狀態一一的和諸夏三郎比較起來。沒一件不在諸夏三郎之上。所以我一點魂靈飛上三十四天。天星笑道。只有三十三天。那裡說起三十四天呢。小玉笑道。飛出三十三天。天上豈不是到了第三十四層的天上去了嗎。稱我心意說起來。只怕那裡止三十四天哇。三十五。三十六天。都到的了。仙球道。你還是這等寫意說趣話。尋開心。說着拉小玉到那角落裡去。噉噉噉。噉了一回。只聽得小玉道。

阿約。阿約。約。我真的昏到這麼的地步哩。我着實說自己也不懂哩。只得說句迷信話了。這是數該怎樣了。仙球又悄悄的道。瞧他的神情也沒覺着哩。我們別要提這個了。索性和他鬼混着混過了也罷。（爲點什麼呀鬼鬼祟祟吾直不懂）於是仙球過來對小珠道。你去扇一鑪茶來好嗎。小珠笑道。娘笑話哩。娘屬付我做什麼事。敢不做嗎。倒說問我好嗎的。可曾見娘分付奴婢。奴婢說不好的嗎。（受寵而嬌小兒口角如畫）仙球笑道。客氣些兒不要緊。哇。這個就叫謙謙君子哩。又對天星道。我最恨的人家。凌虐婢女到底。婢女也是個人呢。單只爲窮了些兒。賣給人家做奴才。只消想到他老子娘。把女孩子來賣幾吊錢。使可知道他們心裏何等痛苦。父子天性是不論窮富都是一樣的。這麼想來。還使的出辣毒的手段。凌虐着嗎。所以我終覺着。只有可憐。他們的心念。且何苦堆了一臉主子的勢派也煞不出甚的風景。

來。哇。天星聽了仙球這一段議論。着實褒贊道。此仁人之言也。并且小珠這孩子。果然使的人歡喜。他是那裏人。今年還是十五歲呢。十六歲。小玉道。小玉說則小玉不冷落。小珠妹子的出身。倒不小呢。他是湖南人。也是個念書人家。他娘也是個小姐。只爲好上了王宰相的公孫。就私生了這小珠。於是夫吃老子娘。驅逐出來。案理呢。自該那王孫公子。妙。養活着。那王宰相是個道學先生。說這孫子不肖。偷女人。是沒天理的營生。所以也逐了出來。這種公子班。那裏會講究度日的勾當。沒奈何。跳在洞庭湖裏死了。於是小珠的娘。轉輾漂流。可憐流落在漢口。做次等娼家的營生。小珠的容貌。倒十分端整的。豈知他娘。却不見甚麼好模樣。瘦小的。非常。又是好人家女子。雖是犯了淫戒。其實骨子裏。不輕狂。所以娼家的勾當。狠不發達。衣食且不周旋。一住三年。欠了兩三百吊的債。無可奈何。只得偷背着娘兒兩個。逃到

這裏來人地生疎更難堪了一陣子愁苦就病在客店裡不多天死了。這是上三年的事。那時節小珠只得十二歲。叫他怎地會料理呢。事有恰好。我和娘到一答地方去。剛從這客店那裏走過。瞧着裡面亂的狠。因此我和娘站着瞧。到底爲些那麼的事兒。老實說。娘在這裡名聲兒着實不小哩。而且還有樂善的名兒。我們那裏認得這客店主人。那客店主人却認的我們。冒冒失失的。和我們說這情形。直是一句話兒。兩頭加上吳太太長吳太太短。一得意語。倒說央求我們幹了這件陰德事罷。我瞧瞧（權臣專擅情景逼真）三年前小玉目中已無完全的主人婆吳仙球矣。案花譜載小玉年十七。此乃是年二月。事上三年。小玉也不過十四歲。由此推之。小珠今年十五也。果然不差。大凡小說處處都有合不着的。譬金瓶梅官哥的生辰。一日生於丙午。一日生於丙申。一日生於六月。一日生於七月。以示寓言之

故此書則不然自頭至尾融會貫通無一些參差合不着者蓋所以示紀實也。這孩子生的齊全。因此把他娘發送了。就要了他來伏伺伏伺。他今年雖只得十五歲。却也樣樣懂得。狠惹人歡喜。所以算不得是我們家的婢子。何也呢。到底他沒有賣這身子呢。老子娘都死了。又沒親人誰收他的身價。寫這文書。哇。若問他姓什麼。就算他姓王。只怕也不妥。富天星道。原來這樣的說。時挂的那個自鳴鐘。上璫璫已敲十一下了。天星想了一想。站起來對仙球說道。爲了什麼來呀。直是站起來說的。姊姊兄弟有件事兒。懇情。吾竟疑心。敢是轉小珠的念頭嗎。仙球忙起來道。忽然狼象是客客氣氣的姨表姊妹個舉動。案禮原該如此。但不知怎地。似乎有點兒異樣。弟弟要什麼。我終依就是了。仙球上當了。天星道。並不爲別的。橫豎恰纔的那話兒。也瞞不住姊姊了的。案禮呢。我今兒既然留宿在此。又承姊姊不

忘。前。好。自。該。了。此。十。來。年。兩。地。相。思。之。苦。兄。弟。雖。成。日。家。顛。倒。於。批。把。門。巷。一。日。十二。時。何。嘗。不。把。姊。姊。耿。耿。在。心。兄。弟。不。是。說。句。唐。突。姊。姊。的。話。假。如。今。宵。在。倡。樓。狎。呢。那。娼。家。雖。蕩。終。不。能。盪。我。春。魂。只。消。默。默。的。呼。着。我。的。親。愛。的。仙。球。姊。姊。好。煞。我。也。就。覺。的。春。情。鼓。舞。起。來。哩。姊。姊。要。是。不。信。時。將。來。倘。然。遇。見。這。流。人。時。可。以。問。的。出。來。的。於。此。設。想。今。日。之。下。真。的。姊。姊。在。這。裏。了。這。歡。喜。直。教。難。以。言。語。形。容。了。自。該。趕。早。兒。實。行。主。義。哩。（以。上。一。堆。話。問。你。福。天。星。自。己。說。應。該。打。多。少。巴。掌。竟。當。仙。球。是。個。婊。子。然。而。揆。諸。仙。球。現。世。動。止。未。曾。唐。突。也。）仙。球。聽。天。星。的。話。越。說。越。遠。了。（哈。哈。有。趣。只。怕。依。不。得。呢。）忙。道。是。呀。是。呀。原。該。趕。早。些。兒。呢。現。兒。不。是。已。經。十。一。打。鐘。了。嗎。如。此。小。珠。來。把。煙。具。收。了。舅。爺。要。去。睡。了。不。吸。煙。了。（硬。做。了。）天。星。把。手。一。攔。道。慢。慢。還。有。下。情。上。達。（熟。背。）仙。球。原。是。絕。頂。聰。明。的。人。知。是。天。

星一定有甚推調。不肯從新舊好之意。其實詫異。爲了什麼緣故呢。天星原是出等的偷食貓（奇話）豈有臭鹹齋挂著嘴邊倒跑開不嗅嗅的嗎（未經人道語）是了是了。定規吃小珠說着好上了小玉把我靠後了。想調開了我。和小玉玩搗去。這個你可別想扁了頭（這個猜不着）忽又想到方纔萬不該說出安高福的一節來。我留神他的。他聽着了這一節的故事。神色之間狠不爲然的樣子就露出來了。敢是嫌鄙我忒輕狂了。所以不要我哩。若然是的。可知你這人忒小器了。俗語說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哩。你隨便什麼齷齪婊子都要去玩的。尿屁直流（奇語未經人道）我一句話沒的說（原也掄不着你說）你嫖婊子我玩戲子。稱鉤打釘扯直（強詞有理）撥撥一番便勉強道。你還有什麼說說了。我們一答地去。並不是我歡喜肉欲（噫然則端爲何來呢）其實是案着人情天理禮教綱常。今宵一樂。

難逃乎天地之間的哩。（淫婦狗屁）盤古迄今從未有偷漢子而提出如此正大文字來）天星道：姊姊不是這等說（神氣不佳矣）案理呢？姊姊說的是（一落千丈）文章之奇橫一至於斯。吾讀史記不禁眉飛色舞。吾讀女界現形記直手舞足蹈。唯是兄弟自從八月初旬起程以來，差不多三個月了，一向單身（四字風雅）只有天星說得出，所以然者，方纔小玉妹子煞是動人，并且還有一句說不出的話，只怕小玉妹子着惱，小玉猝然道：恕你無罪（神來）天星仙球笑了，小珠也是哈哈地（筆法）天星笑罷道：如此我說了，我今年五月間在上海納了一個老伎，叫做林笑春的（應第一集第一回）和小玉妹子一模一樣的風采，可惜我出門來不到十天，急痧死了。我方纔一見了小玉，直疑是玉簫再世哩，因此我一把持不定，所以玷辱了小玉妹子了。（客氣客氣，承蒙光降，蓬戶生輝一笑）小玉聽說有此

一節記在肚裡。就要借題發揮哩。天星又道：可笑兄弟年紀雖然不老，身體壞極了，明人不必細說。（此句妙極。讀者著眼勿得混過。）請姊姊乞假一宵，就在這烟榻上胡亂一宿，聊以保衛精神。起見千乞姊姊哀憫。（苦惱天星亦善於詞令。）仙球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可怕）海兒（四聞其聲）事體無有不可以的。我今年活了三十七歲，男子也見識的多哩。希罕你一個（紙上有聲）說着，只覺着小肚子裏一陣酸痛，繃了繃眉。天星瞧着情形，倒慌了。却見仙球的神色又忽然的放和平了。（足見先前不和平也）了。拖着天星走過一步悄悄的道：橫豎你身子也乏了，我也促狹。那討厭東西忽然到了，不成功了。（仙球生子伏綫於此）懂嗎？天星歡喜非常道：懂懂。懂懂。要是不懂，就是飯桶了。（讀者懂否？）仙球仍回到原處，匆匆的說道：（因急於要回房去料理公務，故匆匆也）如此也好。我和小玉恰恰訂了私約，未便違背。

弟弟既歡喜。抽大烟。抽天明。我就叫小珠拿被襪過來伺候。你罷說着。對小珠道。我的孩子。你也到這分際了。你伏伺舅爺。想也不屈了。你哩。你的被襪取將來。陪舅爺抽大烟。停兒舅爺要你做什么。你儘管做。別和舅爺強。我說過了。的放膽罷。明兒我歡喜你說着。又繃繃眉。匆匆去了。(一天星斗)又聽的仙球遠遠大着聲說道。大烟不穀。叫小珠來拿。天星也大聲答話道。穀了。還有一兩多呢。(文心有九竅)小玉捧着小珠的臉道。妹子大喜。大喜。明兒喝酒哩。只羞的小珠哭不得而笑。(不食人間煙火之筆)小玉又低着頭。微微的嘆了一聲。一溜烟也走了。(文字之妙。歎爲觀止矣)急的天星追叫。已不及了。於是小珠氣喘喘其聲短促的道。(初讀斯文。不知其妙。及竊聞新嫁娘與新郎初接話。亦有此神情。始知斯文之妙)你(公然你了)還抽大烟嗎。天星笑道。你替我燒一口好嗎。小珠道。只怕上的不好。還是順手的一

邊上的好些。你調過一邊來好嗎？不似小玉阿姐兩邊都會上的好呢？他呢？原是專門的。我原不管這勾當。天星既奉仙球之命，如何肯輕放過？便道：我們一答地躺着。你燒煙，我要緊的瞧這花譜哩。一會兒就完的那時，我們談着玩好嗎？小珠道：這冊子上都是姑娘奶奶們的話兒呢。我有點兒瞧的到。可惜不全懂。你瞧着念給我聽好嗎？天星道：狠使得。於是小珠偎着天星懷裡，燒煙。天星翻出弟三篇來，低低的聲浪念道：

杏花

勞勞亭長侍者天門查女士靜姝小歷史

女士姓查，名嫻，字靜姝。湖北省安陸府天門縣人也。父敬祿，以名進士，現宰官身，授江西某令。生女士於任。未彌月而母氏以產難亡。女士乃失乳，因進西洋牛乳精以代乳。故女士膚如凝脂，滑於

春酥。蓋牛乳功也。近今多有需此育嬰者。不以爲罕。當時實鮮有也。既長。聰慧絕倫。過目成誦。

天星點點頭道。原來如此。所以他一支文筆。不弱於男子哇。而且他的皮肉。一定是非常之白嫩。你瞧這小歷史。開頭就序述他皮肉。白嫩的緣由。假如。不過普通的白嫩。就不該形諸筆墨呀。倒要瞧瞧這人哩。小珠道。什麼白哩。嫩哩。說誰呀。該是這冊上有的嗎。天星道。是呀。這個姓查的。你可知道。小珠道。姓查的。多的狠呢。若說到白哩。嫩哩。一定是這個靜姝姑娘了。果然是白。的。詫。異。嫩。的。希。奇。天星笑道。既這麼着。一定是美極的了。小珠道。若說這裡。來來往往的女娘。也着實不少。光是會裡的姑娘奶奶們。一古腦兒。只怕也有幾百個。醜的。老實說沒有的。最醜的了。也有八分婆色。所以我們娘說。這桃花會。可以改做美人會（美人會好名色。何不竟然改了呢）哩。天星聽了。

這話。那魂靈忽忽悠悠飄飄蕩蕩的溜到美人會裏去了。（吾知他一定找不的蓋沒曾去過也）小珠又道。据我的主意。品評起來。要算伍月華。伍姑娘。第一出色。其次。要算薊冰英。薊五奶奶。這查姑娘。就可以占着第三把交椅。天星更是出神道。你瞧着娘。可算得第幾把交椅呢。小珠笑道。不是我瞎說。娘的風貌。原也算得絕美了的。但是美的女子。忒多了。只怕要捱到十餘把椅子纔坐的穩呢。其實小玉阿姐。比娘却高一層呢。天星道。怎見得娘的風姿。不如小玉呢。小珠道。你若然不要緊瞧這書呢。我就和你講章。因爲這講章。狠長呢。若是要緊瞧這書時。你瞧完了。慢慢兒的說。天星一想。這講章。比着瞧這花譜。更有味了。便把那花譜放過一邊。道。你講章呢。我就不瞧這花譜了。小珠便道。你別認我年紀小。不懂事。（自負不淺）其實在這門子上。狠研究哩。不是吹一句牛皮。我當時跟着娘。在漢口的時節。不過十來歲。這